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十五

明 叙南張 岱 著

劉綎杜松列傳

劉綎、南昌衛世指揮使、父顯、嘉靖間為名將、綎襲職、歷官都督同知、綎饒膂力、每上陣、輒呼近侍數人收綱繩、飲酒斗餘、綱入肉寸許、兩目瞋出如電、萬曆壬午、雲南岳鳳反、督撫調綎兵討之、擒鳳父子以獻、壬辰、倭酋平秀吉之亂、綎奉調入朝鮮、進兵屢捷、留

鎮王京會酋首楊應龍反、移綎進勦、應龍素憚綎、悉
精銳戰於九盤山、綎連破三峒、大殲其衆、應龍狼狽、
闔室自焚死、事平、陞左都督、戊申、起四川總兵、以爭
禮被劾歸、戊午、女直兵入、詔起綎、挂征虜大將軍印、
率土漢川兵應援、綎沿途自裹糗糧、不費公儲、行伍
肅然、八月、綎部署兵丁出山海關、二子佁佐、及守備
劉招孫等從、己未三月、經畧楊鎬令綎分營寬奠、統
領朝鮮兵一萬、并兩浙兵六千、從凉馬堡出邊、將次

深河、與敵遇大戰斬獲無算、進克董古火狐狸等寨、敵人震懾、綎昔與鎬共事、與鎬素不協、檄使長驅搗𠚕。綎曰、敵勢方張、難於猝辦、且地形未諳、深入恐不利、鎬怒曰、國家養士、政為今日、若復臨機推阻、有軍法從事而已、遂懸一劍於軍門、綎不得已、與都督杜松分道進兵、大破𠚕陣、連擣其巢三四、養子劉招孫曰、孤軍深入、而援兵糗粮無一至、可退師、綎曰、汝視楊經畧肯復愁遺我輩耶、報主致命、是吾所矣、兵次

清風山、人馬饑乏方與諸將士解甲暫休招孫進曰、腥膻氣不可當恐有敵兵至、縺登山望曰、此杜將軍旗織、非相約會戰豈其來耶、蓋時松已陷殁敵襲其旗幟、奄忽擁至縺不及防、為冷箭射傷左臂、又戰復傷右臂、縺衝突陣中鏖戰不已、自巳至酉内外斷絕、縺面中一刀截去半頰猶左右奔馳、手殲數十人而死、事聞詔贈少保廕一子本衛世襲指揮、賜謚祠名表忠、加祭塟

杜松、榆林衛人、以世職歷官都督同知、鎮朔署、所至以廉著聲、性復剛決、部下有過、輒戮之、人無敢犯者、常鎮遼、每歲出塞搗巢、敵人畏懾、稱杜太師而不名、後以殺降為熊廷弼論罷、萬曆戊午、女直兵入、廷推以宿將、薦充總兵官、往援、破私家、募死士二千人、亟馳勤王、先諸將出關、師出瀋河、人萃觀如堵、松裸體示人曰、杜松不識字武夫、惟不學讀書人貪財怕死耳、衆見其刀箭瘢、如小兒疹痘十朝時間有紅處、乃

良肉也、觀者無不嗟歎、已未二月、經略楊鎬誓師、令松率所部官兵二萬五千人從撫順關出、松易視勁敵、嘗攜扭械揚言曰、我必生致之勿令諸將分功也拔營出撫順關、進出渾河、渾河為鹵窮陷處諸將請安壘休息、明日東渡、松怒曰、義旗東指、敢抗顏行、衆勝而前、何期之有、遣人視河水不及馬腹而中浮小舟數十、松大喜謂天人俱助、且恥衆弁、將裸形策馬、諸將請褁甲、松大笑曰、入陣披堅、豈壯夫事、老夫求

娶從戎，不知甲重幾許，今日汝曹乃以是相苦耶？怒叱趣進。兵士皆解衣涉冰，齊於胸，輒令鑿丁亂擊，驅填河，河水為之不流，得渡僅十之七。敵決上流，師衝為兩，沒於河者幾廿人。松與敵遇，焚克二寨，乘勝直抵三道關。山勢崎嶇，伏兵突起，松督兵奮戰。會日暮，黑霧障天，前後隔斷，賊萬炬忽明，亂斫暗中人。松被創力竭，天晝，火光中識松，爭射之，臠其肉立盡。陣亡官兵逾萬。初，鎬將出師，松謂兵餉未充，士卒不習，將

領未協未可大舉鎬不聽松密遣人挍揭當事冀緩其師李如栢偵知要於路而奪之蓋如栢與松素不相下及誓師謬與約云告今日以首功相讓松遂獨當撫順之衝臨期又使人謬傳云李將軍自清河進兵敵皆就縛松不肯以首功讓人因踴躍向前奮不顧身如栢至半途鎬用令箭掣回而如栢復布置奸人為松鄉導誘入中伏楊鎬罪其貪功輕進再疏劾之天啓元年詔贈少保左都督廕其子本衛世正千

戶加祭塟予謚御史楊鶴請塑死事諸臣廟食京師大司成張鼐率國子生三百餘人設位郊外招劉杜二將軍魂奠而哭之有弔忠錄傳世

石匱書曰劉杜二將軍之死而遼事其壞矣劉杜二將軍之死不究其所以死而遼事其終壞矣劉杜不死於敵死於鎬死於如栢鎬與如栢視棄劉杜如腐鼠而朝廷亦棄之如腐鼠猶謂有人焉肯捐踵頂而死疆場無是理矣迨後遼事大壞而方思老成宿將

如劉杜者、迄不可得、雖寸磔楊鎬、亦何益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八十六

明　鈒南張　岱著

潘宗顏羅一貫張神武列傳

潘宗顏，保定衛人，萬曆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陞郎中，督餉遼東，北兵猖獗，經畧楊鎬三路出師，命宗顏監軍事，我師敗績，宗顏衛陣，手殺數十人，援兵不至，力戰死之，詔贈光祿卿，賜謚立祠，廕一子世錦衣衛正千户。

羅一貴、榆林人、為遼東西平堡守將、叛將李永芳四面攻西平、一貴死守、用大砲擊殺七八千人、城外屍幾與城平、永芳使人持幟大呼曰、知守城羅將乃好男子、速降當共富貴、一貴城上大罵曰、朝廷何負汝而反、豈不知羅將軍是義士、肯降汝叛賊乎、亦樹幟招之曰、賊速降免死、永芳怒、攻之益急、城中火藥盡、救兵不至、一貴中流矢、遂自刎死、御史方震孺上其事、詔贈都督同知、襲陞三級、立祠祀之、平湖馬文治

江寧傅汝舟武康茅元儀設位於清谿黄侍中祠、吴而奠之、其詞曰、嗚呼自遼覈以來、嘆喟宿將、死王事者非一八、而唯公之死、足以見　高皇帝於天上、公志在滅賊、不徒一死、今竟為流矢所中、慷慨自盡、公之幽魂、必有憤〻不瞑者、然公當莅兵之時、使不置其身於必死、爲能從数千萬大軍、盡潰之日、而獨鼓其部下、殺賊興城平耶、然則公之死、當經撫之戰否、廟堂之熒聽、而已自决矣、其所以力戰而後死者、欲

天下後世、知我之非不能戰也、然則公之幽魂、方與高皇帝想慰勞於天上、而又何憤々不瞑者耶、雖然、東胡小醜本不足以逆我顏行、而乃為罪撫李維翰驅庸將張承胤死之、而始震動人心、罪經楊鎬、又驅老將劉杜輩死之、而遂以震動天下、然而四海有志之士、無不欲扼其吭、而捽其髮、自逆經熊廷弼欲借鹵以款天下、先疲天下以事鹵、為鹵揚譽、為鹵間諜、而天下豪傑、足未入遼者、亦尚以鹵真阿骨打忽必

烈之流、公為將於其地、習知其不足與、故決胆一戰、而後動不至、孫軍遂沒、使天下益心殺虜益強、公安得不憤、憤不瞑耶、雖然、自西平之屍與城平、而中國之人始有膽、自此以後、當疑虜之非鐵鑄而鬼隱、必有起而遂公之志者、公雖死、其足以報 高皇帝矣、其功豈特數千之馘哉、余三人知虜之不足與、非一日矣、必歆予言而饗此觴、

張神武、新建人、萬曆甲辰武舉第一、詞臣吳道南與

武關夢黑虎入宅驚起得神武卷大奇之遂擢第一初授四川都指揮以詿誤繫獄論死東胡入寇部議援遼立功贖罪神武部卒僅二百餘人甫抵山海而瀋陽已陷督臣文球見其兵與甚壯之而易其兵少神武獨慷慨請行曰我不出獄凶〻當殺我耳遂無程出關至廣寧而遼陽復陷撫臣薛國用愛其才欲留為後勁神武曰職以援遼來遼已陷矣欲援者何用國用曰爾衆幾何曰二百餘騎國用曰是足以救

遼乎、曰不能救而遂罷援、欲援者何用、於是星夜渡河、東至首山、去遼城七十里、心知孤軍深入、無復生理、猶冒陣直前、透入重圍中、殺傷鹵衆百餘人、餉援道絶、一軍盡殁、監軍御史方震孺圖其像、率諸道將出入拜之、事聞、詔贈都督同知、廕一子本衛世千户、

石匱書曰、李光𤕦將戰、納刀於鞾、曰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捷、便當自刎、光𤕦名將也、不將將身首置刀俎上、方成其爲名將、今之大將、身

在戰場先將此頭安頓在家是以非敗即逃安得光

[illegible]鞞中利刃截卻此輩鼠首耶

石匱書卷第一百八十七

明　釵南張　岱著

袁應泰王三善劉之綸列傳

袁應泰鳳翔人萬曆乙未進士除臨漳知縣築長堤四十餘里以禦漳水調繁河内穿太行山為洞引沁水過之歷析成二十五堰計畝分流灌田數萬頃旁邑皆賴之河決水旺操畚築者百萬入宵集水次死者相望應泰築小城蔽席為廬飲食作止有度民惟

忻趙事治行冠兩河中涓田義鄉人也唉以美官應泰不應陞工部虞衡司主事管南旺閘再管徐淮中河陞兵部武選司郎中問遣冒濫官數百員推河南參議淮徐兵備陞副使山東大饑流民入淮徐應泰與州守程守鹿圖之設粥廠每廠設數鋪民得無饑殍又謂古人救荒有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者乃修城垣廟學百廢具舉而全活亡算搜額外稅銀萬六千金漕折馬價六萬金後先發賑大司農不諳古發

倉事以擅動漕折忝之應泰遂移疾歸趙河南泰政
陞按察使備兵永平會遼報警關外諸夸東而扶賁
應泰至則募兵訓練修關墻修臺櫓關外需芻糗火
藥隨呼而給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熊廷
弼既以人言去任乃陞應泰兵部右侍郎兼憲衛代
熊廷弼經畧賜尚方劍應泰至遼上疏言臣父遺書
命臣不得請告乞骸又言自受命之日不敢不與東
事相終始病醫於斯死瘞於斯如以罪蒙譴亦願編

為士伍以殺敵不敢入山海關一步有旨褒答先是熊廷弼守遼陽部署嚴整應泰至徹有改張而收降一事殊不厭人心應泰謂西夸以食盡投東東々輒撫為鋭師姑收之以壯我而孤敵計良便迨瀋陽破監軍欲誅降夸就縛矣應泰驗其背負重創慰遣之而罵縛者既與死難諸臣積相左而它苟活者無所諉辜競曰遼不自亡降夸亡之云城陷應泰於城樓上望闕拜疏曰臣至遼見人心不固不可以守是以有

死邊弃遼之誓今果陷臣力竭而死望 皇上收拾人心為妖復封復寄書辭其父遂自縊死肉姪姚居秀從之僕唐世明憑尸大慟縱火焚樓而死朝議以應泰妄收降夸輕信叛將致亡瀋遼久之乃得贈兵部尚書予祭廕一子入監應泰本循吏才當邊陲多故一旦膺節鉞之任不得已而以死自見云

王三善河南永城人萬曆辛丑進士授荊州府推官以執法聞選入為吏部郎數上疏言事與臺省抗論

不合引疾歸庚申起太常寺少卿辛酉黔事急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時藺酋既叛水西安邦彥起而應之挾安位為名聚衆十萬以壬戌春圍貴陽且十月藍巡撫李標巡按史永安嬰城固守永安與諸將盟作歃血歌見志掘草根煮鼓甲供盡而援兵不至三善受命馳至軍會四川湖廣兵援黔迄冬十一月無至者三善召諸將謂曰貴陽陷在旦夕吾輩失黔則死法進援則死敵等死耳奈何不以忠義

自奮於是令道臣何天麒督兵七千從清水江進為右部道臣楊世賞將兵萬從都勻進為左部而自與道臣向日升將兵二萬從中路進當賊鋒自臘月朔抵新添舍枚疾走次日進毋豬洞又次日進新安是夜忽報賊至軍中驚擾諸將議退兵三善曰退即蹙粉以死捍之按兵不動卒無賊抵龍頭營遏賊命劉超為前鋒擊之賊有阿戎驍勇超與步兵張良俊直前斬其首賊遂披靡三善統大兵繼至大呼齊進奪

龍里城衆議此地去省會四十里賊必有重兵堵截請量而後進三善曰此行裹數日糧為必死計不能持久吾初至賊不知我虛實宜亟擊勿失兼馬先驟賊見撫院目將錯愕出不意必散奔走壬戌正月遂乘勝抵貴陽城下賫入歡聲如雷迎三善入城三善不可營於南門外城上設帳大雪中賊鬨遁陸廣河外且走漢目羅希祿等上訟冤書三善念國家東西交急將以其言上聞而總督楊述中巡按侯恂不可

於是諸羅絕意內向三善始主進勦且決意自將以閏十月聚兵六萬渡烏江十一日次黑石賊來逆敗之斬部將覃弘化令於軍十九日賊悉眾至始出十數騎憑東嶺瞰諸壘三善下令不候中營礮聲而出者斬乃閉營休士賊漸下山至平地三善舉礮率兵擊之賊敗走二十三日賊復至敗之如前賊乃柵漆山自固以老我師軍中粮乏賊以游騎絕我樵采諸道將請退鎮南關三善厲聲曰吾有三策聽爾曹自

撣一則斬吾首詣賊降一則焚營而遁遁亦當斬吾首懸之西峯頂上三則惟有力戰耳諸將心動多泣下者齊聲曰願為公死二十七日昧爽諸軍向漆山三善朱衣莪冠督戰示必死顧左山頗峻麾左路軍據其顛賊倉皇下柵來爭左山左營定番卒龔鼎鋐勁弩仆一賊目陣動鼎揮長刀直前死士十餘人繼之兩軍堵牆而進賊大敗死者亡算焚其營明日三善下令亟趨大方次草子孔復敗賊斬獲千餘賊不

能復軍救兵遂安行渡渭河十一月十九日入大方
大方險遠阻絕為安夸千年窟穴前與漢兵未嘗至
者三善駐宣慰宅遣人諭安位出降欲執之以購邦
彥而制府忌三善功多方撓之三善約四川帥李某
會師大方不至粮盡拔營歸甲子正月三日發大方
焚宣慰宅賊從間道遮三善三善且行且戰九日次
內庄明日移營賊伏兵斷三善後軍分為二三善馬
蹶墮地賊追將及三善以將印付家人囑令護持先

去即抽襪中小刀自刎頸皮已破賊來奪其刀項有儸鬼諸苗蜂擁而去後遂不知下落事聞朝廷以未必能死疑之按臣侯恂力辯其非請照張銓事例卹贈不許崇禎改元科臣再疏陳請有旨王三善捐軀報國忠義可風准贈兵部尚書廕子錦衣衛世襲千户仍賜祭塋立祠議謚三善留心武事自家居時凡所見俠客壯士皆籍其名記之後多為效用得其死力援黔時得邸報不肯發或問故三善曰吾正辦兵

事何暇及此且朝議戰守紛紜每若聚訟觀之徒亂

爾意耳然堅决如此從三善死者同知梁思泰等四

十餘人論者或咎三善貪功失律乃其解黔圍破賊

固功在西南有不可泯者韓戰深入直抵賊巢自戊

午以來雖能奮勇不顧如此者半至以袁經畧與三

善同論尤為不倖夫身夫遼而甘同其亡與身復黔

而獨蒙其禍天下後世必有能辨之者吾故於此傳

獨詳序之以附李翰傳張中丞之義焉

劉之綸四川宜賓人自其為舉人時遭土司之變即為其鄉人籌兵事方畧與金聲同中崇禎戊辰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時有蓄髮僧申甫者為人廓落不羈喜談兵兼通術數從金聲游占候風角小小有驗聲暱之因以交之綸己巳元旦甫言有黑雲起東北且西方中有白氣二道此外國兵侵之兆也今年當蹀血京城下聲與之綸異其言未敢信其冬東兵大入果薄都門金聲上疏特薦申甫　上曰多事用人

不難破格但須真才耳着兵部咨詢籌畧并任用練兵甫又疏陳洞悉兵機予都司僉書詔部給以軍器軍需復給以內庫銀萬兩應用隨授金聲山東道御史參佐軍務之綸復上疏薦申甫乞 上破格用人其畧曰即今狡虜狂逞叵測則禦侮不為不熟何以一無足恃也居平無識豪杰之眼羅豪杰之心而循資序以遷官論俸薦以得任任人不才才人不任邊疆之所以日壞久已見於前車矣而一旦不可知之變

呼吸安危仍以往日之故套當之如是而冀幸備禦之前完求戰守之有力也不可幾矣我國家養士三百年其懷忠報主之士所在不乏況以聖明特起銳意太平豪傑誰不思望風雲自效於陛下但此輩不屑奔走於庸夫俗子之前而人不能羇絏要結以展布其步足之用招徠而鼓舞之則一人可當千萬人之用矣夫國家所不足者非兵也將耳非偏將也大將耳大將登壇傭工屠販皆可效死旌旗壁壘自然

改觀長城有人何狄鹵之足患乎疏入　上即召之
綸并召中甫見於平臺之綸陳城內保甲城外列營
設奇應援相機調度大當聖意甫亦自言深諳兵機
更精於車戰　上反覆駁問甫應對如流聖心大悅
即降御札着戰車廠趲造戰車命兵部即撥軍士併
甫招集團練授副總兵理軍事之綸特薦協理兵部
右侍郎提督京營重城守禦事宜之綸職銜既崇事
權復重感恩圖報又上疏奏下手先着一先擊所知

一選將入援一運通津漕粮以寔根本一議城守以防不虞　上命申飭遵行十二月十七大帥滿桂戰死城下都人震恐甫以兵出德勝門夜斫營敗之綸督師前行躡敵至薊知其大營在永平約總兵馬世龍吳自勉等自薊趨永平綴其軍而自率兵攻遵化自石門至白草頂距遵化八里屯娘娘山敵騎三萬自永平奄至之綸嚴陣發一砲殺百餘人敵狼狽走以捷聞　下詔褒答之綸所領延綏兵強悍可用而

不無驕擾御史董羽宸糸援兵行徑可異　上責令自行回奏之綸疏畧曰臣之行徑可異誠有之舍太安而就多凶多懼之場一可異也憂君父而擔主艱主變之仕二可異也積骸成山血流成川他人不一動念而臓每泣下必欲一申中國之氣三可異也以少擊衆孤軍遠追四可異也苟利社稷一面奏請五可異也遇賊屢勝我兵未嘗損失六可異也我知賊情賊不知我情七可異也以一身擔總戎監軍紀功

之任而不辭八可異也八可異者報 皇上恐不足
以副將達之知日夜凜凜每用深惧温旨報聞之綸
思石門報捷規取遵化甚便況敵與祖大壽相持待
戰秉機約監軍將協會議曰敵既專力於我兵似
當襲遵化使其首尾不相顧而疲於奔命以成夾擊
之勢由薊州而遵化由遵化而三屯合祖帥兵約日
會勦奇功可建衆是之因挑選薊州延綏關門宣府
兵馬精銳大將馬世龍官惟賢等統領前赴石門等

處以應之復聽難民言導遵化城中止二三百韃子於是有輕敵心驅兵進攻自踞娘娘廟扎營我兵至遵化遇敵迎戰前鋒甚銳奪其旂五杆砍敵四人落馬敵敗奔入城我兵追至城下用火砲攻城敵整兵復出以老箭誘之復得小捷俟我開營驟馬冲突而我兵潰亂官惟賢等中流矢死前兵既敗後兵聞之潰散矣敵圍娘娘廟遣諜招降之綸之綸佩佩持忠義大聲罵鹵鹵命縛之之綸拔劔連殺三鹵跨馬力戰

自午至酉矢集如雨度不支乃大呼曰死死負皇上鮮所佩印授卒斷道走歸巡撫上之身中二矢遂仆而絕事聞　上命議卹部擬照張銓例贈兵部尚書廕子世錦衣衛指揮僉事立祠造塋文文肅格之曰劉翰林以一書生受特恩官至侍郎今日死綏正其分生蒙異典法不當再加後　上念之綸從身行陣卒贈兵部尚書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監軍御史金聲軍敗得不死罷歸後十七年死於南都自有傳

嗟夫人亦有言忠臣義士定帶三分腐氣若之綸者輕信申甫一言便以大將自任及申甫死金聲逃之綸不肯卻擔又復請兵援薊以自踐其然諾者皆腐氣爲之也等閒一死輕若鴻毛不亦重可惜哉雖然是時京城戒嚴闔城四十餘日內乞丐貧兒游手游食之人半京城爲蘇子瞻曰聚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今且不山林而城市矣自申甫招兵而一二萬餓夫悉皆荷戈而出王畿得以宴然是亦甫之力

也京師人曾對予道申甫三日不招兵京師必内亂
石匱書曰我明兵律重於前代凡為將者有勝無敗
臨陣之時稍為畏縮則軍法隨之矣故雖諸葛武侯
街亭之恥亦當為法受惡何况餘子哉故三君子之
死皆死於法非死於敵也項羽霸業不終而立為本
紀荊軻秦廷臂斷而刺客著名如或狃於成敗以論
英雄則當為太史公之所不取矣
又曰袁王劉三君子所仕之事皆不了事而袁應泰

遂亡與亡王三善有解圍之功而大方一蹈繼之以死劉之綸以詞林出踐戎馬而又能身為國殤三君子所任之事不了而三君子之事則已了矣數年之後有見敵而走蹈敵而降者不一而足則此三君子者當以良金寫像朝夕禮之矣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十三

明　劔南張　岱著

張銓何廷魁崔儒秀高邦佐列傳

張銓、山西沁水人。父五典、為名御史、歷官太僕卿。銓生十月、母李夫人襁褓乳哺、夜半火發、臥下、李燼炟燄中、銓無恙。二十一、中鄉試、甲辰成進士、授保定推官、讞獄廉明、擢浙江道御史、出巡茶馬、又巡江西。戊午、東兵襲撫順、總兵張承胤戰歿、詔贈少保左都督、

銓奏曰綱目書死之例有二曰死之曰戰死曰敗殁死之者節之也戰死者功罪半也敗殁則直敗焉耳今承胤輕進取敗尸積立山不合卹典請繩以喪師辱國之罪時論韙之又上方畧言經略鎬大將軍栢楨不可用兵不可募餉不可派狄夸不可挑戰以封疆博一擲未幾三路覆師銓言皆驗天啓元年特命銓按遼監其軍所知曰公資十年俸六年俩差之期報竣矣前又上章請告公不往誰駈公者銓歎曰遼

左夫陷、朝野震驚、士大夫不能為主上分憂、而乃私畜駿馬、預遣妻孥先去、以為民望、何怪邊關將士望風鼠竄哉、孤憤填胸、驅車指道、既抵關、袁經畧先納降夷三千、雜屯瀋陽、三月、東兵犯瀋陽、瀋陽陷、川浙兵戰死、胡騎充斥、居民空無人、銓請撫臣帶河西之兵移駐海州、督臣帶山海之兵、移駐廣寧、以救呼吸之危、以張應援之勢、疏墨未乾、而東兵已薄遼陽城下矣、有勸銓者曰、公監軍與經畧不同、巡方與守土又不

同、跳而出圍、以圖後舉可乎、銓曰、我一腔熱血、灑向此地久矣、鹵至驅兵出戰、廣寧標兵三千、直犯鹵鋒、鹵少卻、明日復圍城、銓與諸大夫畫地為堅守計、銓守西門、登埤環塹者三晝夜、親以火箭焚鹵車、薄暮内應城隅火燭天、銓衣繡裏甲下城、從者擁出小南門、請易服、弗許、入署、降將李永芳曉來伏謁、搏顙謝無狀、銓曰、汝對我言、我對誰言、嗟何及矣、鹵擁銓去、永芳扶銓並轡行、且説降、銓自撲於地、面傷爲、銓見裡

将挺立於庭、左右抑之拜、銓唱曰、我肅愍臣、豈肯為汝屈膝、戟手瞋目、大詬罵、且有膂力、拉人輒披靡、裨将怒、捽銓出、復呼入為款言、撫慰者再三、又擬刀脅銓、銓引頸以待、裨将詒曰、縱汝歸、銓曰、我以死為歸耳、裨将知不能奪、送之輿、却輿、送之騎、却騎、仍令錮之公署中、父老諸生泣隨之、告永芳曰、幸獲張使君、銓厲聲曰、汝等好百姓、乃為奸漢子索命賊手乎、衣冠向闕拜者八、向家拜者四、遙謝君父畢、遂自經、

裨將走視嘆曰忠臣忠臣、遺永芳殯而瘞之建祠於
北門外之演武場撫按奏聞、 上憫悼、卹録謚忠烈、
賜廟額曰昭忠廕長子道濬、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
初贈銓大理寺卿再進兵部尚書加三代如其官、銓
狀貌魁梧豐頥廣額、面頳美鬚髯、兩目燿燿如閃電、
李夫人孕時夢神人衣黄金甲披髮仗劍入卧内及
期誕銓、銓官司李時、又夢入兩是亭楊中丞繼宗、許
忠節遠揖銓而前曰、虛席以待久矣至是遂符前讖、

子道濬、指關請兵一旅、自效行間、如漢羽林孤兒故事、願從諸將出關、以雪國憤、復父讐、兵部但覆補錦衣寔缺以需後用、濬製銑矛千枝、送部藏貯、以舒其悲憤、崇禎四年、流寇入沁水縣、以東北有竇庄、銓父五典所築、賊至時、銓子道濬、道澤、俱官京師、惟銓妻霍氏守舍、衆議棄堡去、霍氏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免、等死耳、死於家不愈死於野乎、且我守堅、賊必不得志、躬率僮僕為守禦、賊環攻之、堡

中天石晝發賊傷甚衆越四日乃退其避山谷者多被賊淫殺惟張氏宗族得全冀北兵備王肇生表其堡曰夫人城

何廷魁山西大同人萬曆辛丑進士授涇縣知縣發奸摘伏架琴溪石梁爲數世利以與邑大紳忤改令寧晉入爲刑部主事陞歸德知府郡故囂競難治有豪右張國安借地稅爲名幾成變廷魁授意邑令搏之調衛輝河南歷三郡並著能聲擢西寧副使丁艱

去而憾者猶婉蜚語中考功法降黎平知府尋以京官備兵遼陽時遼事將潰決廷魁拜命之日慷慨自誓既至區畫兵事與經畧多牴牾爭納降事不可得乃貽書家人曰吾不知死所矣瀋陽陷同事者爭道其家屬廷魁曰吾不敢為民望東兵渡河請於經畧秉半渡急擊不聽及薄城未合請悉銳禦之又不聽城陷還署中懷印自投於井妾高氏金氏從之婢僕六人一時同死贈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謚忠愍

廕一子錦衣世百户

崔儒秀河南陝州人萬曆戊戌進士除掖縣知縣能以威治豪悍立法催科民咸便之其言曰官不脂羨則大户不重困民官以羨佐公則不重困大户與邑要人忤中考功法屏居數年補絳調翼城嘗格殺大盜陞刑部主事翼城人有為臺臣者怨之又以考功法左遷令文安復入為户部主事陞山東僉事餉開原兵備而開原亡矣儒秀辭墓而行散家貲募髙叢

健兒八百人并挾妻孥與俱、示不反顧、儒秀既以能
吏聞、復究心兵法及行陣器械之制、旁及奇門六壬
太乙之屬、無不通曉、袁經畧傾心待之、比何納降議
起、儒秀力諫不聽、大帥賀世賢有異圖、儒秀諷之、賢
其家於遼陽、東兵攻奉集堡、小衄而去、尋舉衆攻遼
陽、儒秀分守東城、矢集如雨、不少郤、頃之經畧所簡
精兵自潰、降夯競起、刃入於衢、城陷、儒秀慟哭、戎服
北向再拜、步至都司廳事、自經死、贈光祿寺卿、再贈

大理寺卿、廕一子錦衣世百戶、賜祠額昭忠、而武臣
死者尤世功陳策童仲揆張名世、吳之傑、周敦吉、戚
金鄧起龍秦邦屏餉臣陳光胤陝展及邦屏姊土官
秦氏並得卹贈云
高邦佐、山西襄陵人、少讀書即通世務慨然有澄清
天下之志、萬曆甲午登賢書乙未成進士、授山東壽
光令、邦佐蒞事精敏、凡錢穀米鹽之類、纖悉畢盡、為
山東循良第一、入為戶部主事、出守永平、時稅璫高

淮恣肆，魁剝小民，邦佐鯁直強項，稅璫不敢犯，民恃以安。轉副使，備兵天津，稅璫馬堂，多牙爪為民害，邦佐至，計縛之，置諸法，璫不敢問。尋轉陝西參政，督兵神木。神木為榆林要害，邦佐盛設軍伍，寇不敢牧馬邊墻，嘗捕套虜數十級，諸部落咋指相戒，毳幕遠徙。甲寅，丁嫡母邢淑人艱，讀禮之暇，究心韜畧者三年。服闋，以原秩備兵薊門，旋因調兵忤當事者，遂奉楊太淑人歸里，無何，遼左戒嚴，起邦佐備兵東寧，不忍

絶裾、太淋入辦裝趣之、邦佐灑淚而別、執殳前驅、受廣寧事、壬戌正月二十日、東兵渡三岔河、挨鞭斷流、聲震天地、廣寧望若救焚、邦佐向經撫請兵、背城借一、與東兵決一死戰、經撫秣馬欲走、死不肯發兵、廣寧潰、經畧熊廷弼檄邦佐至松山、諭以西走、不聽、廷弼縛其從官以脅之、又不聽、二十四夜、邦佐謂其僕高永高厚曰、我受國恩厚、義不偷生、誓以死報之矣、好將吾骨歸里、以見吾母、即瘗吾父墓側、知死事而

不負也、高永等痛哭勸之、亦不聽、沐浴衣冠、西向拜
知禮、繼郎綾自縊死之、永謂學曰、主人待吾等厚、榮
忍主人獨死、無使令於地下、汝即負我、吾負主人、言
畢抱主屍呼號搶地、仰就其綾、跪縊死之、次日、高學
哭白廷獬、廷獬曰、爾主生不入關、死入關耶、命軍士
以柴千束并署焼之、一晝夜不滅、高學乃潛伏草間、
俟火熄、拾蘇骨幾塊、負背上、徒步入京、為邦佐白冤、
御史方震孺、疏其忠烈於朝、詔贈光禄寺卿、再贈大

理寺卿謚忠節賜祭塟廕一子錦衣世百戶立祠祀之以義僕高永配享武康茅元儀平湖馬文治江寧傅汝冊於南京設位於清谿黃侍中祠哭而祭之其詞曰河東之敗死王事者文臣自經畧而下若而人猶以死不足贖志士不與焉而今日河西之敗竟止公一人耶彼驕橫玉者今在關上矣通籍九年開府者今在關上矣慷慨英銳者亦既入而後出矣再逮之人依然眠食於福堂矣濟濟同事之諸寮俱奉初

別留用之旨矣、嗟乎、使公不死、舉朝方不敢責監軍御史以臺獨能責監軍道以死耶、即責於臺者嚴於內臺、而高胡以再逃而始逮、則公尚不可待一逃耶即此日同逃之監軍而有分別之說、則公不得已而逃、豈不為衆所亮耶、須有遲逃三日者、而舉朝稱其功、公稍迂迴其行、豈非功之首耶、然而公竟一死、善乎吏垣侯公之論事也、不能保半塊疆土、以還朝廷、尚當留一段名義、以還宇宙、自經撫諸公表朝廷千

里之疆猶為一時之罪人而負　祖宗三百年禮義廉恥所培養之士節使自此以後君天下者更無勵鈍之術其罪在萬世則公之功亦在萬世矣公官雖四品而無尺寸之權名雖監軍而寔為奔走之吏存名義者公之功失疆土者非公之罪國家設白向書生以為監軍既以悮軍旅而復設白面書生以為經撫又以悮監軍雖古純臣遘此亦必有不平之色而公從容就義無纖芥之動心者豈不出古人之右哉我

知公之心矣非 主上所悞則累朝植公者公不敢忘朝廷遭遇之恩一日死公於不應死之地者公不敢歸其怨於上公之今日其英爽如昔當速禱於二祖十宗之前求默佑聖衷盡收威福之柄於己無使天下之士大夫不畏主而畏衆口不愛主而愛黨友使一人孤立於上而天下之士遂不可為公雖噬指吞淚於冥冥之中而無所用其助也唯公高明幸監此言至於彼己之予燼公之骨愈香公又何憾乎但其

入為盜賊之所不能為反逆之所不忍為而尚有欲
復用之者公能無且悲且笑於冥冥之中那焚其骨
其骨積不足以報公待鹹鹵之有人而松山仍歸版
圖使公骸盡於孤驛之中則公其庶幾乎雖然威福
不出於一人則逆璫之骨不焚而望鹹鹵之有人恢
復之有日而不得也唯公高明其速禱於二祖十宗
公盡此爵行矣
右覆書曰封疆之臣死封疆分也封疆之臣死封疆

亦不足以報天子、乃失封疆而不死、異矣、不死而逃
抑又異矣、逃而檄人以逃、人不肯逃、而縛其裨將以
脅之、至死而又焚其屍、以污蔑之、抑又異之異矣、此
赤眉黃巢之所不能為之事、而謂衣蟒橫玉之經畧
而為之乎、雖然、以經畧論、則忠烈可以不死、忠節尤
可以不死、何者、忠烈巡方者也、巡方無閫外責、可以
無死、忠節監軍者也、監軍奉經畧檄駐松山、可以無
死、可以無死、而卒死之二人者所謂不與其事而受

其禍者也嗚呼烈矣哉